

值日与闹钟

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那些在黑暗中拼命奔跑的清晨,我的耳畔依然风声呼啸。直到现在,无论站在何种角度回望,我的奔跑都缺乏一个科学的解释。

整个晚上,从雁门关翻越而来的朔风像个小流氓,不停地吹起单调的口哨。哒哒哒。哒哒哒。要不是任家庄的木匠手艺过硬,小流氓几乎就要破窗而入。窗框上糊着两层毛边纸。每一个春节前夕,父亲总会踩着枣木梯子,在纸上画些粗壮的牡丹和枯瘦的兰花。随着狂风的撞击,牡丹和兰花便像吹鼓手的脸颊一样鼓起来又凹进去。等天亮后拉开窗帘,才知道小流氓骂得真脏——结着冰花的玻璃下面,早已铺了一层厚厚的黄土。母亲将擦拭窗台的抹布丢进洗脸盆,盆中之水为之变色。

在寒风包围我家的五间瓦房之际,我竟睡得无比香甜。因为家里没有表,时间成了最不靠谱的事物。何时起来上学,要仰仗父亲和母亲的生物钟。只要他们中的一位一边摇晃我的肩膀并一边喊“耀耀,起来了!”,我便机械地坐起来,摸索到炕沿下的灯绳,让15瓦的梨形灯泡散发的昏黄灯光洒满我们容身的两间耳房。除了棉衣棉裤,我还要戴上围脖,戴上拥有两个护耳的军绿色棉帽。我羡慕地看着炕上被我的被褥隔开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不用上学,可以继续入睡,一觉睡到大天亮。我掀开丫字形的顶门圪杈,从两扇沉重的大门缝隙钻出去,瞬间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从家到学校,大约半里路。但在1990年或1991年的冬天,这段距离被无限拉长,仿佛一台怎么也跑不出的跑步机。我全身肿胀,笨重得像是穿了一件人偶装。借着点点星光,我率先跑过建文家。路边的草窠发出窸窣窣窣的声响。由于跑得太快,我的脚步异常沉重。咚咚咚。我的鞋底像两双鼓槌,飞快地砸在坚硬的土路上。总感觉被什么东西跟着。我猛然回头,身后是黑洞洞的街巷。更多的時候,我不管不顾地埋头向前——外婆说,人的肩膀上有两盏灯,一回头,灯就熄灭了。为了守护能够让我稍稍安心的无形之灯,我一路跑过国强家和建文家。跑过三叔家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学校门口的红旗,在屋檐之上猎猎作响。

我推开教室门,附近传来响亮的新声。与校园一墙之隔的一间小屋里,富民老汉——这个干干巴巴像一截枯树枝的跛夫——鼾声如同打雷。因为值日,我用尼龙袋装好了生炉子的物资:几张玉米壳子,踩成小截的玉米棒子和葵花杆子。教室门口有垒起的炭堆,不是烟大的宁武炭,是正宗左云货!

生好火炉后,教室逐渐暖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同学一个也没到。那么,只好便宜小英了。按理说,作为值日小组成员,我俩应该共同打扫卫生。但闲着也是闲着。我开始擦黑板。然后,我搬开课桌,开始扫地。如此这般,早课结束后,我就可以直接回家啦。

过了许久,教室玻璃窗斜上方扭曲的长方形天空依然是深邃的黑色。我只好随手翻开课本,用介于普通话和家乡土话之间的一种语言心不在焉地朗读课文;天气凉了。一片片黄叶从树上落下来……我的声音孤零零地回荡在整个教室。起初,我还不时瞥向光明与黑暗交界的门口,饶有兴趣地猜测,第一个跑进来的,是连自己名字也写不好的建斌,还是刚刚搬来的新住户二伟。后来,我就不耐烦了。爱谁谁。因为书页像刨花一样卷曲,合上课本之前,我不得不一张张铺平,并用手掌使劲按压。我打开炉盖,红红的火苗带着少许黑烟呼呼地冲出炉口。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要么所有同学都睡过头了,那就是我起得太早了。思前想后,我排除了第一种可能。往炉中加了几个硕大的炭块后,我重新戴好围脖和棉帽,将双手伸进母亲缝制的蓝色棉手套,咯吱一声拉灭电灯。

我在黑暗中原路返回。父亲和母亲同时翻身坐起,灯光晃得他们几乎睁不开眼。睡吧。他们也不知道今夕何夕。我跳上炕,重新填满他们中间那道由被子形成的沟壑。

吃过早饭再次赶到学校,陈老师批评我,说我竟然缺席了晨课;小英愤愤不平,抱怨我没来值日,害她一个人扫地。我试图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黑板和地面一尘不染,炉壁通红,所有人竟视而不见。

从那以后,父亲和母亲再也不用叫我起床了——父亲蹬着他的永久牌二八大杠,一口气骑到县城,从鼓楼旁边的商业大楼“斥巨资”买下一款机械闹钟。每天清晨,如果此起彼伏的鸡鸣无法把我叫醒,那么闹钟一定可以。

童年的清晨或正午

□ 郑国耀

狙击手与魔法师

那一刻,朵朵将伸长的脖子搭在狗窝边缘,隔着一道玻璃门,望向正在厨房洗碗的我,像极了多年以前的每一个早晨,躺在炕头,双眼眨巴眨巴的外公。

特别是寒假,我跨过结了厚厚冰层的滹沱河,会在外公家待上整整一个月。天还没亮,外婆便率先起床。我在只有五瓦的梨形灯泡发出的暗黄色光线里摸索穿衣。外公一动不动地趴着,下巴插进燕麦皮枕头柔软的漩涡里。漏斗状的漩涡,仿佛蜘蛛精心布置的巢穴,将外公这只大蚂蚁困在原地。

喔喔喔的鸡叫声从紧挨茅厕的鸡窝里此起彼伏地传出来,天光依然不为所动,深邃的黑色天幕里,四散的星星像外公的眼睛一样,眨个不停。

外公就这样趴在被子里,眼瞅着外婆一趟一趟地掀开门帘,匆匆带回室外零下十几度的寒气。外婆第一次出门时,手里端着一盒夜尿。她必须加倍小心,在推门之际保持某种平衡,以防止那些琥珀色的液体晃荡而出。当外婆脸上挂着一层薄霜返回屋内,她的手里像变魔术似的换成了这些东西——三个玉米壳子,两根葵花杆子,五六个玉米棒子,以及十几个香皂盒大小的炭块。外公仿佛一名出色的狙击手,继续潜伏在暗红色的棉被里,窥探着炕沿之下外婆的一举一动。外婆清空火炉里的残灰后,划亮一支油头火柴,把点燃的玉米壳放入炉膛。玉米壳像是浇了汽油,火苗一下子蹿到半空。外婆趁机将葵花杆嘎巴嘎巴地踩成十几公分长的短截,压在火苗上。待葵花杆燃起来,就轮到玉米棒子了。炭块压轴出场。在外公的注视下,外婆顺利完成生炉子的伟业。没多久,炭块就由包公脸变成关公脸。外婆盖上炉盖,开始准备我们三个人的早饭。成捆成捆的玉米秆被送进灶膛,灶口溢出的火舌舔得外婆红脸满面。小米稀饭沸腾以后,硕大而沉重的松木锅盖腾腾地冒出热气。白色的雾气与昏黄的灯光交织在一起,活像《西游记》某个片段里仙气飘飘的天庭。

每到此时,狙击手的任务注定失败。外公像烙饼一样翻个面,眼睛盯住因为漏雨而形成“阵阵连游”的仰层。“唉,这人生呀。”外公照例来上这么一句。然后,我看见外公瘦削的后背垂直于整个炕面,椎骨像算盘珠一样清晰可见。

在外公的注视下,外婆做完了早晨该做的所有事务。我坐在火炉前,不时起身,撩起窗帘默念咒语。我的魔法很灵验——杨树枯枝斜上方的天空,终于一寸一寸地变蓝了。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天气预报,但我有咒语。如果是晴天,我可以去找三舅家隔壁的双胞胎兄弟去滹沱河滑冰;如果下雪,我就搬上双胞胎,去找三和永福打雪仗。

“啥也不管,”外婆假装愠怒,对着下巴深陷于燕麦皮枕头漩涡里的外公如此评价,“像个木头人,只会看。”

外婆不停地忙碌,像只飞来飞去的蜜蜂。外公是一名拙劣的特工,当一捆又一捆玉米秆燃烧产生的热量进入土炕下面的烟道,他终于燥热难耐,无奈地坐起穿衣。我将外公和外婆的一切尽收眼底,并用咒语擦亮天空。

我和外公外婆围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共享着外婆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因为加了红薯,碗里的稀饭格外香甜,等不到凉下来,我就急不可待地用勺子送进了嘴巴。随着某种滚烫的疼痛,我的舌头像躲避乱棍袭击的蛇一样开始跳舞,根本停不下来。

神偷与护卫

事情往往发生在夏天,黄土高原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季节。放眼望去,不论是近处的平川还是远处的沟壑,都被由庄稼和草地构成的绿色披风所覆盖。我带领大头和飞机在披风的褶皱里秘密穿行。大人们都在午休,包括嗓音沙哑的陈老师。我像猴子一样爬上一棵杏树,率先占据一根硕果累累的枝条。我将短袖T恤扎进裤腰,撩起领口丢进一颗杏,肚皮瞬间凉了一下。当我们三人活像怀胎十月的妇人时,才意犹未尽地顺着树干爬下来。仰头眺望,杏树好端端的,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顺着干涸的河槽往回走,脚底被遍布于此的石子硌得生疼。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自然合脚,但鞋底太薄,凉鞋早就穿坏了,鞋跟和鞋面连接处,总是在奔跑之际突然断裂。炎炎烈日之下,三位身穿

黑色布鞋的神偷,因为躲避尖利的石块而不停地跳跃前进,仿佛脚下的河槽是一口滚烫的油锅。

进入学校之前,神偷照例要路过一根巨大的水管。水管比猪的蹄髻还要粗,汩汩地冒出白花花的流水。长方形的水泥水槽清波荡漾。水槽末尾连接着一道弯弯的水渠,将流水送到每一户农田。水管位于文元家门口。文元有一个知青老婆,一口北京腔,说话比唱戏还好看。他家的房子不是村里流行的大瓦房,而是像窑洞一样,拥有一个圆形拱顶的入户门。我以为太原就是太原——对于省城的想象,很大程度上,便来自文元家的拱门。

为了防止被陈老师瞅出端倪,我用凉水使劲儿洗脸。但下午上课,还是忍不住打盹。不一会儿,三个没有午休的神偷便原形毕露,睡眼蒙眬地退到教室后面靠墙罚站。

书上说,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我等不才,通常只在村里游荡。仅有一次,我们将“罪恶的双手”伸到了邻村——三家村。三家村,当然不是只有三户人家,而是指三个姓氏:韩,董,李。这个村庄家家户户种植葡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唐朝。我们的偷窃行为,顿时与李白杜甫产生了某种关联。我在其中一篇小说里,详述了事情败露后仓皇逃亡的狼狈景象——神偷们四散逃窜,心跳如雷;国主徒步如飞,紧随其后。我一回头,妈呀,一个巨灵神一样的庞然大物,像神行太保戴宗一样紧紧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而我只恨自己没有翅膀,没办法飞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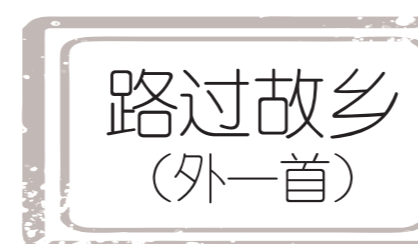
遇到外村少年“来犯”,我和大头、飞机摇身一变,就地化身为英勇的守护者。特别是二十里铺和东岩院的,说不准什么时候,总会呼噜呼噜地爬上我曾经爬过的某个树枝。每到此时,我们便大义凛然地迎上去,试图把对方喝退。有那么几次,正义的劝阻没有起到作用,双方在河槽里大打出手。两村少年互相投掷石块,每个人的头顶上,都布满了带着弧线的枪林弹雨。在战争的过程中,进犯者和守卫者的数量不断增加,直到双方各有一个排的兵力。打到最后,所有人精疲力竭,战争逐渐演变为嘴仗。大头扔出一个石块,对方便说:

“鬼点子,没多远,打不挂你二姥爷。大头做个鬼脸,扯着嗓子回应道:骂人不疼,烂掉喉咙!

真是一场持久战。晚霞映红西天,大家纷纷将目光投向那里。课本上,陈老师刚刚讲过《火烧云》,我甚至忘记了战争尚未结束,开始津津有味地注视着变幻的云彩。等天光暗淡,双方便以二十里铺河为界,各自转身,奔向一缕缕属于自己的波浪形状的炊烟。

给老子等着!撤退之前,两个排的兵力互放狠话。很显然,都是随口一说,在蟋蟀唧唧唧的叫声中端起晚饭才是头等大事。

没过多久,我升入初中并开始住校,很少再有机会在村里游荡。神偷与护卫的双重接力棒,郑重其事地交到下一茬少年手中。虽然这根接力棒看不到、摸不着,但没有人否认它的存在。



路过故乡 (外一首)

□ 马海阿才

没有母亲迎候的村庄是陌生的站在村口,我的问候也显得客气

其实,我只想把土地还给庄稼黄昏还给炊烟把村庄还给那群叽叽喳喳四处觅食的孩子,把离别还给母亲郑重的嘱咐

路过故乡,不敢惊扰我怕那些熟悉的事物下面突然蹿出一条狗恶狠狠地把我驱赶

一个失眠的夜晚

凌晨两点,兴隆街的吵闹继续哭喊继续,谩骂继续苍白或者暧昧也继续

我试图走出自己走出这火柴盒大小的房间,走出这夜晚,走出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中午一个失眠的夜晚我有足够的时间,想你也有绝对勇气对抗这个世界

不见丁宁 喟早归

□ 周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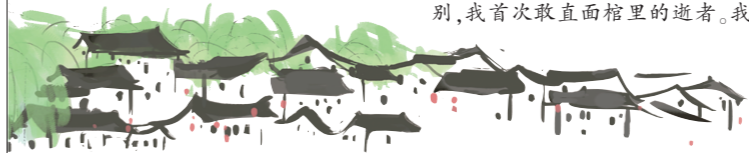
悄然之间,盐源的苹果花开了,丙午年的清明节近了。想必故乡合江县的春风里,槐花摇曳,母亲的坟莹,青草又长了一截,野花又开了数朵吧。

母亲姓彭,名联波,排行老四,1931年生于泸县新路柏杨坪,高小毕业,聪慧善良,好读诗书。与父亲成婚后,先在临江镇经营自家酒肆,自言能“喝两个单碗”。土改时,随祖母、父亲迁到沙土村。

父亲由于长年劳累、罹患重病、不幸早逝。一副弱肩的母亲,从此饱尝酸甜苦辣,却丝毫不对儿女们言说。1985年,彬彬来到世间,三姐和三姐夫尚需外出当漆匠。母亲便来到泸县太伏照顾外孙。后来,三姐在泸州主城区购房,装修好后,母亲便搬去向南路,直到2023年摔伤住院。

母亲一生勤劳、和善。旧时,不少家长信奉“黄荆棍下出好人”,她向来不打骂子孙;她视自己的三个儿媳为女儿,以礼相待,无婆媳矛盾之扰;她亲手做好清香四溢的糍粑,总是让我分送邻里。七舅常常“忆苦思甜”,“小平呀,你不晓得,你的妈妈对我好得很啦!那个时候生活艰难,我去煮粥就要煮好几天。有时,天刚蒙蒙亮,她就煮好米锅端过来,掀开盖子,让我趁热吃;上桌时,我的米饭菜实得很,最后发现碗底藏着几块瘦肉……”

母亲颇受亲友乡邻们的敬佩。一谈到她,便夸她人和善、脾气好。



母亲的 味道

□ 钟守芳

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1957年退伍转业到北大荒开垦边疆。1958年,母亲从四川嫁给了东北的父亲。于是,在地广人稀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我们四兄妹先后诞生了。

那时候,东北物资匮乏,吃一顿肉得“看年看月”。要么是逢年过节,要么就是家中来了贵客。记忆中,我们当时所在的国营农场,没有菜市场,只有一个肉铺和一个百货商店,各家蔬菜都是自给自足。为了把寡淡的日子过得有滋味,屋后那一小块撂荒地,便成了母亲的“梦里花园”。

参加完农场集体劳动后,母亲一刻不停地到她的花园里倒腾,打理得井井有条。清明节前后,母亲不仅把黄瓜、辣椒、西红柿、茄子、豆角等种下,还种上多种经济作物,比如大豆、向日葵、西瓜、香瓜等等。母亲对自己种下的这些宝贝,像儿女一样精心呵护,不仅要做好松土、施肥、除草、浇水、捉虫这些日常功课,初春季节,还要搬来土盖或玉米秸,轻轻地一层一层盖上去,为它们保暖。她还在前院沙果树下,饲养了鸡鸭鹅等十几只家禽,逢年过节给我们改善生活。记得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我们像一群小鸟一样走进菜园,略微带劲的西红柿酸酸甜甜,嫩黄瓜嚼起来嘎嘣脆,都是果腹的好东西。

菜园里的蔬菜,是时令最好的使者。每年的五月,最先送来春天信息的是韭菜。它悄悄地发芽,拱开冻土,冒出嫩绿的芽尖。韭菜真是一种神奇的蔬菜,它可以一茬接一茬地生长,生生不息。在每一茬收割后,只需把根留在地里,培好土,再盖上一层芭米秸保暖,第二年春天就会自动发芽,见风生长,遂人心愿。春天的韭菜鲜嫩,适合包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烙韭菜盒子更香。母亲把韭菜带回家,我们几姊妹负责摘去韭菜上的杂草、老叶,然后清洗干净;母亲去和面,再去鸡窝里找几枚鸡蛋。母亲常

说“我们是跟着鸡屁股吃蛋”。家里基本没有鸡蛋结余。母亲把韭菜切细装进盆里,滴几滴熟油锁住韭菜水分,然后把鸡蛋液倒入锅里,炒成黄灿灿的蛋饼后盛出来,倒入韭菜里,加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后待用。醒好的面,经母亲反复揉搓后特别有弹性。我们姐妹几个争着用手掌把剂子压扁。大姐手脚利索,擀出的面皮大小均匀。一家人围上来一齐动手,把韭菜鸡蛋馅包在面皮的二分之一处,再把另一半面皮折过来完全包住馅,用手指压紧半月形的大饺子边,韭菜盒子就成了。我最小,手脚笨,包不上两个,母亲就喊我去烧火。跑后,母亲不仅把黄瓜、辣椒、西红柿、茄子、豆角等种下,还种上多种经济作物,比如大豆、向日葵、西瓜、香瓜等等。母亲对自己种下的这些宝贝,像儿女一样精心呵护,不仅要做好松土、施肥、除草、浇水、捉虫这些日常功课,初春季节,还要搬来土盖或玉米秸,轻轻地一层一层盖上去,为它们保暖。她还在前院沙果树下,饲养了鸡鸭鹅等十几只家禽,逢年过节给我们改善生活。记得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我们像一群小鸟一样走进菜园,略微带劲的西红柿酸酸甜甜,嫩黄瓜嚼起来嘎嘣脆,都是果腹的好东西。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母亲每次都要和上一大盆面粉,烙上一大摞韭菜盒子,生怕我们没吃饱。也可能是那时候肚里油水太少,吃啥都香没个够。母亲做的韭菜盒子,成了我童年最安心的味道。如今,母亲已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可母亲的香味却从未消失。回到四川后,入乡随俗,吃米饭是常态,家

们最后一次凝视母亲,沉静的面容,瘦弱的身子,似乎在沉睡。我一点也不害怕,只因她是慈母!“老妈的样子跟生前差不多。”三姐夫沙哑地说,双眼布满血丝。

倘若真有上天、来世,母亲,就让我当您吧,您当孩子,让我有机会回报您的大地般无私、博大的母爱。

母亲去世后的半年多时光,我不敢看关于她的照片、视频,不忍看母亲孝顺的场景。慢慢地,只得接受现实,走出苦痛。我知道,母亲的子孙们也知道,九泉下的她,希望一大家子健康、平安、和睦。就像母亲健在时的老家,每年正月初一早上,吃过圆子,整洁的坝子,二舅摆好椅子,请母亲入座,从子辈、孙辈、曾孙辈依次叩头、祝福。她总会分发拜年钱,笑盈盈地说出各异的祝福语。

“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第二次奔赴凉山州支教的,我,藏着对母亲的念想,还有未曾说出口的愧疚。多年前,滨江路东门子附近,游乐设施甚多,商贩云集,人山人海。有一次,母亲、我、年幼的洋洋前去游玩。我一会儿看海盜船,一会儿瞧旋转木马,把母亲、洋洋落在后边。

“哇!”听到后边传来小孩的啼哭,我回头一看,只见洋洋不慎跌下路边的斜坡,正无助地挥着小手,缓缓地向向我。我红了眼眶:“妈,要过年了,我们回老家过年,要得不……”她看着我,艰难地点点头。母亲住在五哥家,像往年一般,睡在后家陪嫁的那张精致的婚床上。

季冬,老家居然下起水雪,寒冽的风,一阵紧过一阵,将厚实的羽绒服吹透。请来村里的李医生,打120请来镇卫生院的李医生,可怎么也挽留不住……“子欲养而亲不待”。二十六日凌晨,在儿孙们的跪拜、哭泣与不舍之中,母亲,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灵慧、温柔的眼睛。

出殡那天,天色未明,绕棺告别,我首次敢直面棺里的逝者。我

“林间洒酒空垂泪,不见丁宁喟早归。”在遥远的盐源县香城小学,我想念我的母亲。

本版责编:农夫 常弘